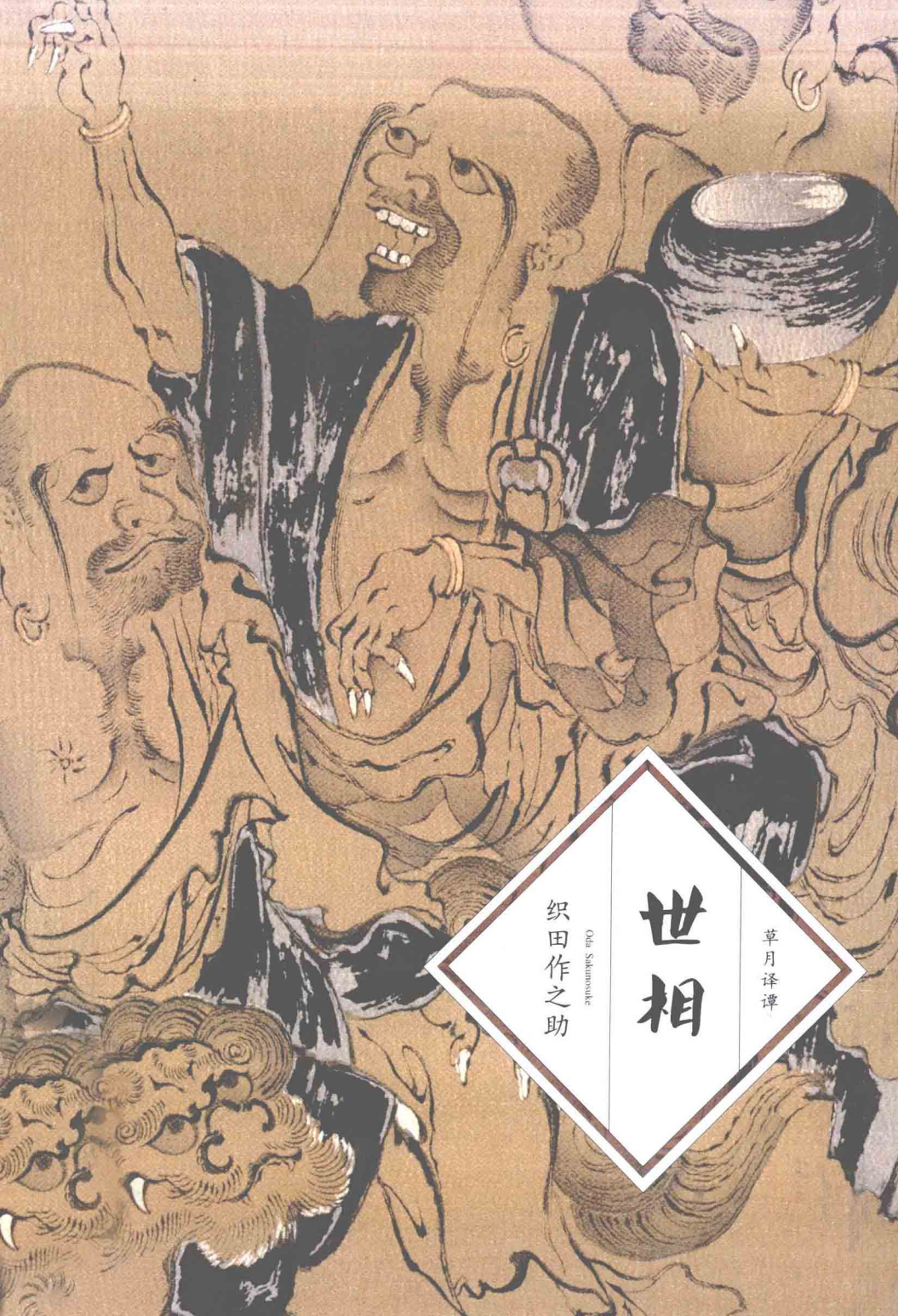




世相

草月译譚

织田作之助

Oda Sakunosuke

世相

侯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相 / (日) 织田作之助著; 侯为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4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4898-8

I. ①世… II. ①织… ②侯…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7100号

世 相

- 作 者 [日]织田作之助
译 者 侯 为
出 品 人 周殿富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丛书顾问 李长声
丛书主编 田 原
策划编辑 渠 诚
责任编辑 聂文聪 曾雪梅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4898-8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绿树之都	〇〇一
世相	〇一七
雪夜	〇七五
听雨	〇九七
赛马	一一七
乡愁	一三七
深秋	一五一
昨日·今日·明日	一七五
织田作之助年谱	一九九

绿树之都

都说大阪是没有树木的都城，但我幼时的记忆却不可思议地与树木紧密相连。

生国魂神社院内有一棵老樟树，据说阿巳（白蛇神）栖居于内，令人恐惧而不敢靠近。我在北向八幡宫院内掉进荷塘之后，曾在银杏树枝上晾过湿衣。还有中寺町寺院内隐现蝉影的老松树，还有遮蔽源圣寺坂的郁郁葱葱的丛林。我绝不会是生长在没有树木的都城，大阪至少对于我来说并非没有树木的都城。

为了证实这一点，还可以从千日区视野较为宽阔的楼顶上遥望东方，从北向南依次是高津台地、生玉台地、夕阳丘台地。不能不承认，以数百年来积淀的静谧作深厚底蕴，葱茏的绿荫并未从烟尘混浊的大气中消失。

那里是俗称为上町的一角。在上町长大的我们，把去船

场区、岛内区、千日区叫做“去下面”。但是，这并非与俗称的下町相对应的上町，只因地处台地而被称为上町，既没有东京山手区的概念也没有那种意趣。这些台地上的街市，都是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这里有古辞中吟咏的“登上高屋放眼望”的高津宫遗址，街市的品位当然是崇尚回归古代传统的高雅与宁静，而事实上也的确能够体味到这种情趣。不过，像高津的表门街、生玉的马场巷、中寺町的河童巷等街区，已经比往昔的元禄时代更加浓烈地洋溢着大阪平民区的自由氛围，我们这些上町的孩子就是在平民区长大的。

这里陋巷很多——说明这是穷人聚居的街区，同时也是坡道很多的街区，坐落在台地上的街区当然如此。如果有人谈“去下面”，那就意味着向西走下坡道。在为数众多的坡道中，有地藏坂、源圣寺坂、爱染坂、口绳坂……仅仅写出这些坡道的名称，就足以使我的思绪沉醉眷恋其中，而最令我怀念的则是口绳坂。

口绳在大阪话中指的是蛇，这么一说即可顾名思义地准确想象，口绳坂正像蛇的样子，是一条在树丛间蜿蜒向上的石阶路。如果称之为蛇坂则难免大杀风景，而称之为口绳坂便可生出许多情调和乐趣，这就是它最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缘由。然而少时的我却根本没有觉察到其中情趣，倒是坡道顶端的台地，那里的街区名叫夕阳丘，让我倾注了淡淡的青春愁思。“旅宿难波乡，海涛瞻夕阳”——在藤原家隆来这座台地作诗的时候，就已注定了夕阳丘的名称。但年少的我

却根本不知其典故由来，只是心中暗自对口绳坂半坡上的夕阳丘女子学校萌生了稚嫩敏感的情愫。黄昏时我莫名地站在那里，看到走上坡来那些穿校服的情影，脸庞便像沐浴夕阳般倏然赭红。这也是令我如今仍然难以忘怀的记忆。

那个时候，我是位于高津宫遗址的中学的一名学生。但是，当我初中毕业进入京都的高中时，我的青春就从上町转移到了吉田。曾经令我少年时代充满乐趣的驹池和横的夜市等处，在偶尔回家探亲的高中生眼中，也已经不过是十年如一日的老旧隔扇般寒酸的风景了。我在高中时期失去了双亲，处置了无人居住的家宅之后，就几乎不再与这座街市打交道了。浪迹天涯的境遇使我非常容易适应辗转流离的生活，故乡的街市已从我的大脑中远去。后来我曾在数篇作品中描写过这座街市，但已显然带有虚构的味道，不能算作对现实中街市的描写了。尽管我曾采用虚构的手法描写过这座城市，但慵懒的我却无心走访现实中的这座街市。

然而，去年初春，我有事必须前往原籍的区政府，而要想去区政府就必须经过那座街市。阔别十年，有机会重访这座街市，我多少有些感慨。而且，虽然我心中忽然忖度该从哪条坡道上去，脚下却信步走向了口绳坂。但是，夕阳丘女子学校不知已迁至何方，校门旁边挂着“青年塾堂”的招牌，曾为初中生的我只进过一次那座禁门。当时，因为夕阳丘女子学校创建了篮球部，所以来我们学校请求给她们派队员做指导。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闲话。我们中学的篮球水

平，相当于当时中学棒球界里和歌山中学的地位。恰好就在进入篮球部的第四天，我跟着做指导的选手满不在乎地走进了夕阳丘的校门。然而，在接受指导的学生中有一个叫水原的美少女，我认得她，可她却不认得我。当时我很狼狈，也不知道她看到被称做指导选手的我比接受指导的少女们投球还差时会作何感想。打那以后我就放弃了篮球部，再也没有进过那座校门。回忆着这段往事，我登上了坡道。

坡道顶端有一条街巷，穿过街巷向南拐就是四天王寺，向北拐就是生国魂神社。在这条连接神社与佛寺的街巷中，果然飘溢着犹如霉菌的传统风味。佛像工匠店头那块只写着“作家”二字的浮雕招牌，也与街容协调融洽，甚至堪称顽固不化。这座街市的变迁少得不可思议，在阔别十年的我的眼中也能得到赞许。向北拐去，在前往河童巷的背阴路上，寺院、人家、树木全都一如既往，街容与往日相比毫无变化，令我欣喜异常。不过，民居的屋檐看上去像是同时被压低了一截，又令我感到仿佛走在虚构的街市当中。当然，这是因为我的身高已与过去不同。木屐店隔壁有一家药店，药店隔壁有一家澡堂，澡堂隔壁有一家理发店，理发店隔壁有一家佛坛店，佛坛店隔壁有一家木桶店，木桶店隔壁有一家门牌店，门牌店隔壁有一家……走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有点儿不对劲——书店没有了。

那家书店叫做善书堂，我特别爱看《少年俱乐部》和《蚂蚁之塔》，而且是这些杂志的热心投稿人。当这些杂志

的发行日期临近时，为了看我应征投稿的笑话故事有没有变成铅字，曾一天两三次地往那家书店跑。善书堂还出售旧书和租借书籍，还有立川文库。普通小学六年级学生的我，对国木田独步的《正直的人》、森田草平的《煤烟》、有岛武郎的《卡因的末裔》等特别入迷。我差一点儿就没考上初中，也是总流连忘返于这里书架之间的缘故。

那家善书堂，如今已经没有了。当时那位店主是一位大鼻子先生，昔日卖旧书时我对他的大鼻子相当介意。我回忆着往事，伫立在曾经是善书堂而如今挂着“矢野名曲堂”招牌的屋檐下。隔壁门牌店的老人停下三十年如一日写门牌的手，目光炯炯地瞅着这边，那张疙疙瘩瘩的面孔似曾相识，我走过去想跟他打个招呼，可那位老人根本不理睬我，若有所思地摘下眼镜悄然退进里屋。我被晾得不知所措，忽而想到索性进矢野名曲堂看看，反正到区政府办事还有些时间。

店内有些昏暗，猛然从白昼的明亮大街进入昏暗之中，我不免茫然失措，忐忑不安的视线左顾右盼。好在墙上挂着的贝多芬面型和轮船救生圈都是白色的，我立刻就辨认出来了。这家店好像是专门销售和交换名曲唱片的，墙上却挂着轮船救生圈，令人匪夷所思。不过，我更关注的是从里屋出来的店主的面孔。起初并没看清楚，当眼睛逐渐适应之后觉得这张面孔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鼻子不是很大，当然不是原来善书堂的主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嘴唇又厚又大、说起话来就像金鱼似的一开一合的人，这个特征酷

似德川梦声。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曾在哪家澡堂的收费台前见过他，年纪可能已经过了五十岁。不管怎么说，他可不像是做名曲堂那种时尚生意的店主。如此说来，这家店本身也与当地并不协调。当然，在前往区政府途中，大白天在故乡的街上默不做声地听音乐也不成体统。不过，我也无心向这位店主冷不丁地谈起善书堂和本地的往事，于是默不做声地听了几张唱片。我曾经从《少年俱乐部》得到过奖品，一只二十四音的口琴，并以此为机缘，进入初中后就加入了名为“拉姆奈俱乐部”的口琴研究会，并对音乐极为狂热。我一边回忆一边听完唱片，喉咙干渴，便想讨口水喝。店主说：“好的，我这就去倒。”我趁空从怀里掏出钱包悄悄地打开看了看。店主很快出来，放下水杯前还迅速地擦了擦桌子。

我买了几张唱片，刚要出门却下起雨来。我想这太阳雨很快就会停，于是等了一会儿。可是，雨非但没停，反倒越下越大了。店主看我老瞅手表，就说：“你要是着急就借你一把雨伞吧。”我从区政府返回时，刚要乘上电车，收起的雨伞上“矢野”的印记映入眼帘。啊！原来是那个矢野！我这才想了起来。

我想起，在京都的学生街吉田有一家名叫“矢野精养轩”的西餐馆，那里的店主与我借伞的名曲堂店主是同一个人。那已是十年前的事情，所以虽然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一旦想起来了，就发现记忆中还保留着许多琐碎的往事。以前我总是看钱包里还剩多少钱就吃饭购物，一

到结账时钱不够便弄个大红脸。而这时矢野精养轩的店主就慷慨大方地让我赊账，说什么时候还账都行。烧猪排是这家西餐馆的招牌菜肴，其他菜品也很好吃。特别是蔬菜，全都用醋泡过，西芹也总是免费供应。此外，在那里还能听到每月购进的新唱片，全都是学生爱听的西方名曲。十天之后我去归还雨伞，并且对他说：“如今回忆起来真可算得上是奇缘啊！”店主说：“啊啊！原来是你呀！怪不得看着有点儿面熟呢！不过，你可是变化不小啊！”店主没说奉承话而是真的想了起来，他随即又说，“提起奇缘，还有更可笑的故事呢！”

店主原先是个船员，从小就受雇于远航欧洲的轮船。他烧过锅炉，在食堂里洗过碗碟还当过厨师。后来四十岁时离船上岸，在京都的吉田开了西餐馆。但是，由于他对厨师技艺过度自信，想用优质食材为学生提供味美价廉的菜肴的理想远离商道而成为某种嗜好，没把赢利放在心上，所以在连续几个月亏损之后终于破产。经过彻底清理，最后留下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欣赏不惜花钱购买并积攒起来的大量名曲唱片。由于只有这些唱片舍不得放手，所以迁居大阪时一起带了过来。归根结底，这就是开办现在的名曲堂的动机。而且，他偏偏要来如此偏僻的街市开店，理由并不是考虑能否赚钱，仅仅是这里的房租便宜。店主忽然用自嘲的口气说：“人要是老想着房租贵贱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我既开过西餐馆也开过唱片店，这么多年来白白辛苦没为社会做过什么事情，或许我四十岁离船上岸就是个错误，在墙上挂那种

东西反而成了后悔的种子，”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救生圈，“不过，我也才五十三岁……来日方长。”说到这里，一个背着双肩书包的少年走进来说：“我回来了。”“阿新，向客人打个招呼！”店主话音未落，少年已经一声不吭地消失在里屋。“这孩子话少，”店主似乎挺高兴地说道。他忽然压低嗓音说，“快要考初中了，这孩子不像他爸能说会道，所以我担心他口试考不好。”我说：“记得你有两个孩子。”“啊！你是说他姐姐呀！你那时还跟阿新差不多大，她早就从女子学校毕业了，现在在北滨的公司上班。”说着，店主的嗓门又放大了。

我刚要走，却又下起雨来。我苦笑着说：“我好像变成雨男了嘛！”我只好再次借用拿来归还的雨伞往回走，兀自觉得好笑，下次归还雨伞就意味着我将再次走访那个街区，因此这把雨伞堪称信物。而且，如果牵强地说到因缘的话，那么偶然的有一家名曲堂开在我故乡的街区，就意味着我的第二青春的街区即京都的吉田迁回了第一青春的街区并与之重合起来。沉浸在叠印着遥远青春的回忆之中，我冒雨走下了口绳坂。

又过了半月有余，我去归还雨伞时，店主一看到我就说：“阿新落榜了。”我安慰道：“那所中学竞争有那么激烈吗？不过，明年再考一次也可以嘛！”店主若无其事地说：“不，我已经让他放弃学业，决定当送报员了。”这令我十分意外。他认为，女孩如果不上女子学校的话出嫁时就

会受委屈，所以一定要供女儿上女子学校。但是男孩即使没有学问，只要会干活儿就能在社会上立足并有助于人，所以想叫儿子放弃并不擅长的学术而去学一门手艺，便决定叫儿子去干送报员。只要孩子从小不怕吃苦养成勤劳的好习惯，将来就一定会大有出息。

归途中，我走下悄然进入黄昏的口绳坂长阶，碰到一个从下向上走来的少年。他点一下头就蹦蹦跳跳地走了，臂弯中夹着报纸，那是阿新。后来，我还曾几次看到阿新送完报纸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名曲堂。但是，无论何时看到阿新，他都是默不做声地推开玻璃门进屋，而且也不向父亲打个招呼就消失在里屋。或许是不想打扰我听唱片，或许是本来他就沉默寡言。他虽然眉毛不很浓密，但脸形小巧端庄，半截裤下露出的小腿像女孩一样白皙。每次阿新一回来，我总是让店主停下唱机，让他有空儿招呼里屋的阿新洗澡或吃些配给的点心。虽然里屋只传出阿新“嗯”的回应声，但父子之间相通的温情令我甘美心醉，甚至超出了音乐的效果。

夏天到来，留乡军人会组织的点名登记兼训练开始，再加上自己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我有些日子没去名曲堂了。七月一日是夕阳丘爱染堂的祭祀，听名曲堂店主的女儿讲，这一天是大阪的姑娘们到了年龄才能穿浴衣去让爱染佛过目的日子，但我没能去成。七月九日是生国魂神社的夏季祭祀，训练已经结束，我便想找阿新做我的搭档，一起去参加阔别十年的祭祀活动，然后悄悄享受在祭祀现场的夜店给

阿新买东西的乐趣，所以特意选择晚上前往名曲堂。结果得知，阿新前不久刚刚被征调到名古屋的工厂，现在住在那边的宿舍里。我在来名曲堂途中的药店里找到营养注射剂，让店主转交给阿新，连听唱片都忘得一干二净，竟独自去观赏祭祀活动了。

那天去过之后，我又因忙于工作而疏远了名曲堂，其间夏季匆匆而过。

有个飞虫闯入房间，我还以为是夏虫呢，就用团扇扑打，可那飞虫发出唧唧哀鸣气绝而亡，原来已是秋虫。某日，名曲堂寄来一张明信片，说我寻找的唱片已经到手，如果得闲请顺便光临，好像是名曲堂店主女儿的字迹。那是一张潘塞拉演唱的、由迪帕克为波德莱尔的《旅行的邀约》谱曲的歌曲，我在京都时也曾有过这张唱片，但被常常来我寄宿处玩的女子失手弄坏。后来那个女子可能为此而苦恼，以后竟再不露面。她又矮又胖，眼睛高度近视。两年前她妹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我，并告诉我那个女子的死讯。我痛感自己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因此这是一张令我深深怀念的唱片。我一边从事不可能与青春无缘的文学工作，一边却因为这种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而一时忘却了自己的青春。看到来自名曲堂的明信片，心中突然涌起强烈的怀念之情，便又登上了阔别多日的口绳坂。

可是当我去名曲堂一看，店主没在，只有他女儿一人看家。她说父亲昨晚去了名古屋，刚好星期天自己的公司休假

便回来帮忙。一问才知，阿新昨晚没向工厂请假就跑回来了。他辩解说，前天晚上在工厂宿舍听着雨声忽然想家了，很想在父亲和姐姐的身边睡个安稳觉。尽管此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但由于想家心切，竟稀里糊涂地上了火车。可是父亲却根本不听他这一套，当晚就一起乘坐夜车把他送到了名古屋。连一夜都不让留宿就送走了，阿新确实挺可怜的。我从姑娘的语调中看到了二十五岁的年纪。说到二十五岁，已经稍稍过了婚期，但那双澄澈明眸仍然洋溢着无忧无虑的朝气。在京都见到她时，她刚刚进入女子学校。昔日的风貌仍然保留在双颊，威严的语气中充满着对弟弟的疼爱，还有淳朴的感伤。但是，说到对阿新的爱，莫如年过五十的父爱更加深厚。店主为了让阿新在火车上及时吃饭，发挥昔日的烹调技艺亲手做了盒饭。

这种父爱温暖了我的心胸。大约十天之后我又去过，店主一看到我就说：“阿新太没出息了！”他对自己儿子的埋怨令我深感意外。阿新虽然经过劝解返回了工厂，但没过三天就来说信还是想家心切。“都出去工作了还想家，那怎么能行？我从少年时代到四十岁一直在轮船上卖苦力，无论在哪片海面从未产生过这种女孩子气的想法，真没出息！”店主仿佛在跟我争吵似的说着，我对这位店主管教之严厉深感意外。昏暗的归途中，经过寺院门前时一阵金桂的暗香忽而飘来。

冬季到来了，听说阿新又稀里糊涂地跑回家来，受到训